

咆哮的拳击手

我怒吼我嚎叫我咆哮
无数沙袋荡过来
向我膨胀的头颅开火
（我突然感觉到我从鸣沙山上滑下）
那第一条吊袋里装的都是沙包
征服它
征服大沙海
（一股风 一股绿色的飓风
刷起我冲动的溪流）
挥一挥拳击手套 砸过去
轰鸣 轰鸣
沙海的大口吐出黄色的雨
又要还击我的进攻
（沙包已经将我包围）
我是谁
只有沙漠知晓
我一边诅咒一边开拳
我的浑身也被风掌鼓励着
我在旋击中砸出我灿烂的名字
不知是哭是笑
我发泄
踉踉跄跄的步子和发红的直勾勾的眼睛

我决不能倒下 倒下就等于死去
那一滴一滴的汗珠从大腿上摔下
砸过一个坑一个坑
却让我想到仿佛有人在数 1、2、3……
嘿——嗨，起
我咬牙切齿地
沙海，汹涌澎湃
我把你放翻！
我的笑 吃了很多沙枣一般
我甩起头发 扫射着
一切都陷在我深深的眼窝中
那新栽的白杨林会倒下吗？
那高高的堤坝会冲毁吗？
那拳击声也仿佛马蹄声
让我看到踏勘的马站在万古荒原上
马头高高仰起 长空中一声嘶鸣
英俊的骑士朗朗大笑
信手指点山河……
（人类的又一次进攻和占领）
因为有一双永不定点的脚
从此那马就站立在这块土地上
任何狂暴都没有撼动它。没有。
从每一个方向走来的人
血管与无数奔荡的河流接通
有过阻塞、流失。同样也有疏浚导流……
嘿嘿 爆发



我的每一根骨头都想去撞击
把一个决定性的使命握在掌心里
打出去
不要仅仅用直拳
沙包不是面包
打出去 左平勾右上勾
振拳抛拳刺拳侧摆
再加上疾变的步法
把所有的沙漠装进沙袋
与我为敌吧！
在跨闪的每一个瞬间命中目标
我都听见一声声惨叫
这是无场次（但要换人）的拳击赛
把高高的拳击台当作审判台
和大沙漠作立体或平面
升华或下沉的最后选择
大沙海？——大上海？
我就这样高大起来 壮实起来
我挥舞着两只铁榔头演奏我的打击乐
使每一个人的各个器官都动起来
呵 上场吧 参加勇敢者的舞会
听呵 我擂响了沙锤
听呵 我吹响了圆号
听呵 我敲响了钢鼓
无数双手摆动起来
无数双脚向前踏出疯狂的节奏——

开发 开发
开发大西北 开发我
你不是你我不是我（却又是自己）
冲击 向着顶点冲击
我的号召如此有力 令我振奋不已
每个人都找了一窝沙包
作为自己的舞伴自己的对手
用拳头向丰满的沙包把心迹剖白
（为了让它塌陷成皮口袋）
甚至用头
甚至用脚
嘿，这才是实打实的爱
我们，“戈壁现代派”
呵，只一瞬间
我的沙城仿佛从更衣室里亮出来
能发光的都一起惊叹
顿呵 涌来无数张嘴无数个 O
.....
人与自然的课题
被我用拳头解决了
马的向往
汇成一片海子般纯净的欢笑
人在征服中
找到了新的象征



姿 态

一个人站在巨石旁边
一个人推动不了巨石
一个人被风狠命拍击
即使风再大
也推去一掌

暮色苍茫

看不清楚一匹马或一群马
生灵低低地倾斜了身子
说不清楚是哪个时代
好像每个时代都有
苍凉的风之手掌
翻开了沉重的一页
牧人面对远去的太阳
不时地仰起头
夕阳一样的酒
抚过暗哑的喉管
辽阔的歌唱
盖在大地

谁看见了这等心境
谁就不是路人
与生俱来的忧伤
从心中暗暗弥漫

人和人不断走近
没有进入毡房
就在毡房之外
共醉一个永世的巨毡



品味这沉郁的暮色苍茫

一瞬走了千年

——

雪 线

松树林一批批密布

乱石堆一堆堆翻滚

小小的人

妄图达到雪线

枝头的小虫

也在攀援

风 没有放过

恐吓的机会

从背后扑上来了

野蘑菇杂居于

石头和石头之间

青草闲散

松树林上面毒日头

照得人刺眼

雪山的前额

投下明亮的赠言

人的偷袭

在光的剥蚀下

随冰的滴嗒

流出向下的痕迹

在山下掬饮的水



在山上一片死寂
圣洁的死寂
只有立住
凝神谛听
雪山的耳语
一滴就震撼了
来自戈壁的人之心灵
雪山 即使在沉睡时
也以沉睡的姿态不眠的思想
配合了阳光
只有绝望的人才会觉得
雪山死寂
爬到雪线的人就不是绝望者

冰山
成为水当之无愧的塑像
牧人打马翻过山梁
一匹马走在草与雪之间
模糊的地方
就是这模糊的地方
成为深情与冷峻的分界线呵
一匹马走在正午的雪线地带
牧人走了一天
一天长于百年
百年就是一天
位于雪线的人

读宁静的致远

一个少女身披白纱

一个老人翘首远望

似，非似

万山之上，光之低语

一个老人和一个青年

沉默不语



百感交集

灵魂在墙上拉弓
圆号对着深井放歌
西瓜切了没有人动
青年的胡子从手上垂下
结婚成了惟一的甜蜜
槐花飘洒一吨吨雨珠
少女从树下走过
发出一声呓语
老人把骨头提炼成盐
留在了草滩上
单身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马儿沿着海边散步
深水下的石头晶莹澄澈
看久了，一朵红红的野罂粟会
喷溅出来
心怀大海的人
把石子一颗颗砸向水中
我来到高山坡场
长久地凝神青色山峰
密密的云杉愤怒地面对来客
这里不接受轻薄的面容
一切通向繁杂的路被山谷淡忘

一个摄影师要一个青年配合赶马
而马群横冲直撞 不肯进入预想
山顶的牧人注视 并一笑
历史也是站在那个位置
暴雨冲下来
鱼群从石块下涌出
羊发出咆哮
令狮子折腰
羊动了 大地就动了



雪豹的热血涂抹着天山上无垠的天空

云杉的巨臂和昂扬的山峰追求的天空
它嚎叫着推送着成吨成吨的雪山
全部的身躯上没有道路只有墨点儿
愤怒的产物 刮过热风
它的凶光压过了一切凶光和誓言
从不走向低地 饱尝残忍恶毒的冬天
低地就宁静么 它拍击冻土仿佛拍击
 它挚爱的幼子 无法言传的思恋
它把天山铺白了而为天山睁开幽亮的黑瞳
能避开它吗？能不正视它就接近质朴吗？
当早晨它怒放热血涂抹云杉
和云杉指向的天空
那残缺的向日葵不转动不发一语
而残缺的脸庞在雪豹的粗颈上是转动的
 是趋向热血的
接近天空的山把通向天空的雪豹
一次次推去
这是凶猛的向日葵
这是顽固的向日葵
阳光的梯子上
向日葵咬着雪豹的威严
向日葵剥开世俗的皮壳
闪出雪豹的白牙

漫步田间

我已经不再急躁
漫步田间
心情良好
天下有多难的事
都要顺其自然
和风吹来
农人的脊背上
阳光赶过辣子的味道
此时正是节日
我的步子轻而舒缓
细细地欣赏田野的质朴
一只蛤蟆跃起
吓了我一跳
秋天的一跳
把我的田野
舒展得快活极了
这家伙吸引了我的视线
它从草丛中出来
暴露在秋阳中
若在过去
我的右脚会猛力一踩
面对它的停停跳跳



我自己也笑
它好像知道
我还礼貌
即兴表演一番
就向远处奔去
深深的草丛
可以保护它的形象
我顾不上它去了哪里
这个秋天的下午
我和它相遇在田间之旁
彼此都有些兴奋

胡杨林

胡杨林就要逝去了
胡杨林涌现金黄的波浪

尘土的后面咳嗽的后面
生命的风采刚刚展开

缓缓飘起的眼睛被灰尘扑眯
这亿万年的混混沌沌呵

胡杨林被驱赶
胡杨林翻滚着漫漫呓语

风没有来
雨没有来

只有胡杨林在
只要胡杨林在

绝望的大戈壁呵
也养育了最后的希望

胡杨林发出威猛的合唱
愤怒的金黄



裙子的美

在于表现了风的柔软

风来回荡

让腿从回荡之中

摆脱紧密

收束情感的腰

向大地开放风的花朵

并且旋转

播撒花蕊似的脚步

而在风中看风的柔软

裙子脸颊一样燃烧

在风中看飘扬的裙子

看到了翅膀

也看到了风对脚也不放松